

## 言語的濫用

馮虛

我們的世代，有專業文人，可以鬻文為生，有的還能夠賺大錢，美國和日本，都有富有的作家；當然，歐洲也有：英國的一位失業婦女，寫了哈利波特系列幻想小說，成為全國最富之女。現代中國也有職業作家，可以致富，而且出了些相當有分量的作品。

話說古代中國，並沒有職業文人那回事。“文人”只表示識字，而且可以使用文字。這個範圍可大了，上至立於朝廷的巍巍貪官，下至寫雜劇戲曲，被認為誨淫誨盜的下流文人，或代寫家書，寫訟狀的，概包括在這個大雜院裡面。

我們後代所稱道的“詩仙”李白，給人以放蕩不羈的印象。杜甫有名的“飲中八仙”歌，把他列為其中之一。說到李白：

李白一斗詩百篇，  
長安市上酒家眠；  
天子呼來不上船，  
自稱臣是酒中仙。

這自然更加深了李白專於縱情詩酒的形象，好像說他生來如此，命定如此，仿佛現代人 DNA 理論先驅。

其實，李白是個才子，通曉多種學問，早年胸懷大志，不是甘作道家出世的人物。在他作“與韓荊州書”中說：“白隴西布衣，流落楚漢。十五好劍術，遍干諸侯；三十成文章，歷抵卿相。雖長不滿七尺，而心雄萬夫。”他並自許“三千之中有毛遂”。這樣的人才，不是從起初就不想作官，以其所學醫國經世。

事實上，他獲得唐玄宗皇帝知遇，頗有授官的可能，前途將大有可為；只是有一次當皇帝召見，命他作詩；酒醉未全清醒的詩人，看到在皇帝身側的高力士，沒有事情可作，閒得無聊，覺得可以廢物利用，就要權宦高力士給他脫靴。這可得罪了那宦官，向楊貴妃進讒言，說是李白詩中影射罵她。貴妃有虧心事，越想越深恨難釋；二人共同阻泥皇帝，抑制李白，使他未得大用。

不得意的李白，只好與酒為友，有時也藉詩發牢騷。他對於讒言的敏感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對於同樣的受害者，也深為同情。在“送薛九被讒去魯”詩中，預先說到換個地方，未必就可以免受小人之害；當年魯國的孔丘老夫子，還不是受讒言之害？

送薛九被讒去魯 李白  
宋人不辨玉，魯賤東家丘。  
我笑薛夫子，胡為兩地遊。  
黃金消眾口，白璧竟難投。  
梧桐生蒺藜，綠竹乏佳實。  
鳳凰宿誰家，遂與群雞匹。  
田家養老馬，窮士歸其門。  
蛾眉笑顰者，賓客去平原。  
卻斬美人首，三千還駿奔。  
毛公一挺劍，楚趙兩相存。  
孟嘗習狡兔，三窟賴馮諼。  
信陵奪兵符，為用侯生言。  
春申一何愚，刎首為李園。  
賢哉四公子，撫掌黃泉裏。  
借問笑何人，笑人不好士。  
爾去且勿喧，桃李竟何言。  
沙丘無漂母，誰肯飯王孫。

讒言，不必有事實，能迎合聽的人心意，卻是語言的濫用。不過，歸根結柢，還是有權用人，也有權罷黜的老闆們，不真正“好士”：不重視人才，也乏知人之明，自然容易為進讒的小人所乘。

有位智者說：“來說是非者，便為是非人。”任何人都有其美好的一面，也難免有缺點，就想皎潔圓滿的月亮，其中也會有陰影。但文人總是歌頌月亮的光明，並且想像出風韻動人的故事。這藝術的處理手法，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美麗的作品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會欣賞別人的“亮點”，也可以創造出人際良好的關係，事工上偉大的成就。使徒保羅這樣說：

弟兄們，我還有未盡的話：凡是真實的，可敬的，公義的，清潔的，可愛的，有美名的；若有甚麼德行，若有甚麼稱讚，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。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，所領受的，所聽見的，這些事，你們都要去行，賜平安的神，就必與你們同在。

腓立比書第四章 8,9 節

這段經文，不是要揀好聽的話說，更不是要虛假佞妄討人的歡喜；而是使徒吩咐腓立比教會，特別著重聽好的事，思想好的事，看好的事，傳揚好的事。惟有這樣，才可以在思想中，構成對人的好形象；往好處想人家，才可以真實的為別人代禱，而不會口是心非。常思想好的事，講說好的事，作好的事，就會成為好的人。

我們很容易想想：你聽到說別人好話的有多少？壞話有多少？

當然，出於愛心真誠的指摘，有建設性的勸戒，是重要的。但背後的讒言，謠言，毀謗，中傷，所造成的傷害，可太多了！

語言本來就是要用了表達意思的。正確使用語言，不負神創造時付與人的恩賜，有多深的意義呢！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